

名

人

·名人思想小品丛书·

丰子恺 思想小品

Fengzikai Sixiangxiaopin

陈梦熊·编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思

想

·名人思想小品丛书·

丰子恺思想小品

Fengzikai Sixiangxiaopin

陈梦熊·编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想

责任编辑 周 河
封面设计 闵 敏

名人思想小品丛书
丰子恺思想小品

陈梦熊 编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625 插页 2 字数 230000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7—80618—313—2/I·115

定价:13.00 元

丰子恺小传

丰子恺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、音乐家、翻译家，也是位“五四”以来著名的散文家。他生于1898年11月9日（清光绪二十四年阴历九月廿六日）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（今桐乡县石门镇），祖上相沿开设一家丰同裕小染坊，父亲丰镛是一位读书人，曾中末科举人。丰子恺是丰家的第七个孩子，但是长男，取名丰润，小名慈玉。当他8岁时，父亲因患肺病亡故，由母亲扶养成人。9岁入私塾读书，12岁改入石门湾溪西两等小学堂，且改名丰仁。1914年，16岁时，去省城杭州，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。该校校长经亨颐，教师中有李叔同、夏丐尊，都是学业、品格高尚的著名人士。丰子恺幼年对绘画尤感兴趣，因此在校图画成绩优良，深为美术与音乐老师李叔同所赞赏。李是名噪一时的艺术家，丰决心追随李老师学艺，终身从事艺术工作。课余他还从李叔同学习日文。开始教丰的国文教师是单不庵先生，他为丰取字“子颢”，含和易近人之意。“颢”与“恺”通，以后就用“丰子恺”之名。接替单先生教国文的是夏丐尊先生。由于夏先生的指导和鼓励，丰开始学习写作，培养了日后写作散文的兴趣，所以在一师读书时，丰已打下了艺术和写作方面的坚实基础。

1919年在浙江一师毕业后，因家境贫寒，未能升学。秋季与同学刘质平、吴梦非共同筹建上海专科师范学校，并任美术

教员。当年与徐力民女士结婚，并兼城东女校图画教员。

1921年春，丰子恺因家境困顿，卖去祖屋，并得亲友资助，得去日本游学。起初在东京学习西洋画和提琴，同时补习英文和日文。后曾在东京、横滨诸地参观画展、听音乐会、访图书馆、看歌剧、逛旧书铺，扩大视野，充实自己。可惜限于经费，在日本只待十个月，年底返国。在东京时结识了夏衍、陈之佛等。同时他十分喜爱日本画家竹允梦二的作品，给他以后的漫画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。

日本归来后，仍执教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，此时与陈望道为同事。同时兼课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，主任为舒新城，同事有朱光潜、匡互生、孙良工等。翌年夏，由夏丐尊介绍，任教于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，还在宁波第四中学兼课，主要教音乐与图画方面的课程。在春晖中学执教的两年间，他开始尝试用毛笔和宣纸作画。内容是试作古诗词的意境，或反映儿童的生活和情趣。画风除接受日本画家竹允梦二的影响，也受到中国画家陈师曾的启发。丰氏十分欣赏陈师曾在《太平洋画报》上发表的小幅简笔画，虽仅寥寥几笔，却情趣无穷，为之心仪。

丰氏的绘画，融各家之长，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，获得同事朱自清、俞平伯、朱光潜等的赞赏。1924年春，在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的文艺刊物《我们的七月》上，发表了丰氏的第一幅漫画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又为朱自清诗集《踪迹》作封面，及俞平伯散文集《忆》作插图。

当年丰氏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专著《苦闷的象征》，交商务印书馆排印。在得悉鲁迅亦在翻译此书，丰氏便访问鲁迅；鲁迅认为可以出版两种译本，并且将自己的译本推迟问世，使丰氏译本先出，以免影响销路。丰氏晚年每与人谈及

此事，十分钦佩鲁迅爱护青年译者的高尚品德。事后因书店不愿遵照鲁迅意见办理，鲁迅译本的出版就略早于丰氏译本。由此，丰子恺初次得见鲁迅，以后常在虹口内山书店相遇。《苦闷的象征》也于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为丰氏第一部文艺理论译作。

由于春晖中学同人与校长经亨颐治校意见相左，遂由匡互生为首，率领部分师生来沪，创办立达中学，后改立达学园。丰氏为立达学园筹划经费，卖去“小杨柳屋”，并于年底辞职，来沪任教立达学园。又为立达学会主办的《一般》担任装帧设计，且作画撰文。

1925年春，丰氏在郑振铎主编的《文学周报》上陆续发表漫画，由编者郑振铎加上题头“子恺漫画”，年底该社出版了单印本，收画60幅，这是丰氏第一本漫画集。翌年初，《子恺漫画》又由开明书店出版，增添了郑振铎、夏丏尊、朱自清、方光焘等的序文。

1926年丰氏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《中国青年》作封面画两幅，内容是提醒和勉励青年必须雪国耻，抵外侮。这两幅画一直用到次年该刊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为止。

丰氏在此期间，除在立达学园从事美术教学外，先后还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、上海艺术大学、澄衷中学和淞江女子中学兼课。1929年曾担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，次年与夏丏尊、章锡琛、顾均正四人合编《中学生》，后来还参加过《开明少年》的编辑工作。1931年，《缘缘堂随笔》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，收散文20篇，为丰氏第一本散文集。

自1933年“缘缘堂”在石门湾建成，直至抗战爆发，“缘缘堂”被日寇炸毁，丰氏除在杭州小住外，基本上往来于上海、杭

州、石门湾之间，潜心从事绘画和著译。此期间出版了《缘缘堂再笔》、《车厢社会》、《随笔二十篇》、《绘画与文学》、《艺术趣味》、《艺术丛话》、《艺术漫谈》、《绘画概说》和画集《云霓》、《人间相》、《都会之音》等数十种，可以说是他创作和绘画的多产时期。

1936年6月，丰子恺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。10月丰氏在鲁迅、巴金等拟定的《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》上签了名。

1937年11月6日，日寇在金山卫登陆，当天丰氏正在“缘缘堂”作画，石门湾突破被日机空袭，当晚他携全家十口在濛濛暮雨中离别“缘缘堂”去南沈浜，避居妹妹丰雪珍家。半月后战事日紧，嘉兴遭到狂炸，丰氏一家及岳母，胞姐丰满、侄女宁馨，一起踏上颠沛流亡的旅程。其间经过杭州、桐庐、暂宿马一浮先生家。后又从兰溪、常山、上饶、南昌、萍乡至长沙，将家眷安顿在长沙后，丰氏应开明书店之邀赴武汉。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，丰氏任该会会刊《战地文艺》编辑委员，为创刊号画封面，题签，并撰文、作画，进行抗日宣传工作。两个月后，从武汉返回长沙，携家眷迁居桂林，任教桂林师范学校，开始写日记，即以后出版之《教师日记》。翌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，赴广西宜山，任教浙江大学。后随浙大迁往贵州遵义，1941年秋，升任浙大副教授，开讲中国新文学史课程。翌年电悉恩师弘一法师（即李叔同）于10月18日在泉州圆寂，丰氏默坐窗前数十分钟，发愿为法师绘像100尊，分寄各崇敬法师者，勒石立碑，以垂永久。

1942年，丰氏辞去浙大教职，改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并教务主任。10月抵重庆，住沙坪坝。此后丰氏在蜀中各地

举办画展，为立达学园募捐，并将鬻画所得，建造“沙坪小屋”，以解决住房困难。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7月3日率全家离开重庆，取道成都，越过秦岭，于9月15日抵达上海。后去石门湾，因“缘缘堂”旧居早被日寇所毁，全家只得暂住杭州西子湖畔。其间，为立达学园筹募复校基金，又为故乡石湾小学重建校舍去南京举办画展，将义卖所得捐赠这两所学校充作筹建经费。又将亲友在“缘缘堂”被毁前抢出所保存的画稿，和抗战胜利后所作部分绘画，编成《劫余漫画》在上海出版。

1947年9月8日，由杭州抵上海，28日由上海动身去台湾旅游，并在台北市举办画展。又应台湾广播电台邀请，作题为《中国艺术》的广播演讲。11月23日返抵厦门，到南普陀寺凭吊弘一法师讲律遗址，作画《今日我来师已去，摩挲杨柳立多时》，与广洽法师过从甚洽。应厦门佛教协会邀请，作题为《我与弘一法师》的演讲。又应厦门大学之邀，作题为《艺术的精神》的讲演。接着去泉州凭吊弘一法师圆寂之地。翌年由厦门去香港，在圣保罗堂开画展，应培正中学邀请作讲演。4月23日离香港，经广州于26日飞抵上海。5月27日上海解放，从此丰氏定居上海。

建国后，丰氏先住福州路，后迁入陕西南路“日月楼”，直至寿终。丰氏于1950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；1952年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；1954年当选上海市人民代表，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；1957年任上海市外文学会理事；1959年任全国政协委员，出席全国政协第二届一、二、三、四次会议；1960年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。从1950年起自学俄文，以后陆续翻译了屠格涅夫《猎人笔记》、

柯罗连科《我的同时人的故事》；又从日文翻译了《源氏物语》、《落洼物语》、《夏目漱石选集》、《石川啄木小说集》等。出版了《丰子恺画集》、《丰子恺儿童漫画集》、《子恺漫画选》、《雪舟的生涯与艺术》、《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》，以及新编散文集《缘缘堂随笔》等等。

“文革”期间丰氏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，但是他坚强地面对着这种非人道的批斗和关押，仍利用清晨和夜间，继续作画、翻译和写诗等。特别是在1971年至1973年间，完成了重绘漫画100余幅，题曰《敝帚自珍》，并作序，说明作意，交家人珍藏。又作回忆散文34篇，题为《缘缘堂续笔》，完成后将手稿交最小的儿子——新枚珍藏。丰一吟在编选《缘缘堂随笔集》时选入了17篇，首先披露于世；90年代初丰陈宝、丰一吟编的七卷本《丰子恺文集》，将“续笔”34篇全部编入文学卷第二册中。这本《续笔》可说是丰氏的最后绝笔。丰氏虽有赶写《缘缘堂又笔》的愿望，终因年迈体衰，疾病缠身，未能动笔。1975年9月15日患肺癌去世，终年77岁。丰氏的著译，除翻译外，创作和理论部分基本编入七卷本《丰子恺文集》（艺术编4卷，文学编3卷）；绘画部分，亦由丰陈宝、丰一吟着手编集《丰子恺绘画全集》，将交三联书店出版。

本集是以丰氏的思想脉络为分类的依据，辅之以文体和内容。前三类“社会 童心”、“人生 佛性”和“抗战 爱国心”，概括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和人生追求；后三类“阅世随笔”、“云游 写生”和“漫文 治学”，是从文体和内容来分类的。从这本20余万字的小品集中，基本上可以窥见丰氏散文、小品的全貌。丰氏一生深受三位前辈的思想影响，即李叔同、夏丏尊和马一浮，尤其李叔同。当李中年在杭州虎跑出家，遁

入佛门时，夏丐尊甚为惊奇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丰氏却深受其影响，除了接受李髡赠出家前的照片、画稿、诗稿，予以保藏（后毁于抗战炮火中）；1928年9月，当他30岁生日之际，弘一法师第三次到丰氏寓所时，丰子恺也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，在楼下钢琴旁边举行仪式，取法名“婴行”。这样在他的绘画、散文中都流露出宗教思想，具有代表性的该是绘画了六集《护生画集》。从思想体系看，他们之间是有着师承关系的，回眸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，他们是染有宗教色彩的较为独特的结合。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人文现象之一。丰氏散文的特点是文雅淡泊，也就是率真、自然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把日常生活的感兴用‘漫画’描写出来——换言之，把日常所见的可惊可喜可悲可哂之相，就用写字的毛笔草草地图写出来——听人拿去印刷了给大家看，这事在我约有了十年的历史，仿佛一种习惯了。”（见《谈自己的画》）另外，他是“爱艺术”的。日本学者称颂他是真正的艺术家。这话一点不假，非常中肯。与此同时，丰氏的画却又是平民化的，无论漫画、小品都洋溢着人情味、世间相、儿童相，为大众喜闻乐见，爱不释手。因此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丰子恺是一位有独特个性、艺术造诣甚高的散文大家。

本集在编选过程中，书中如有疏漏、不妥之处，尚祈专家和读者指正。

陈梦熊

1996年12月1日

于虹口陋室东窗下

目 录

丰子恺小传	
社会 童心	1
• 我家三岁的瞻瞻的心	1
• 给我的孩子们	2
• 华瞻的日记	6
• 儿女	11
• 忆儿时	15
• 梦痕	21
•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	26
• 告母性	31
• 作父亲	35
• 儿童与音乐	40
• 儿童画	43
• 童心的培养	45
• 我是一个两重人格的人	54
人生 佛性	59
• 法味	59

2
目 录

• 缘	73
• 我与弘一法师	76
• 护生画三集自序	81
• 渐	85
• 大帐簿	89
• 梦耶真耶	94
• 两个“?”	99
• 素食以后	104
• 大人	107
• 佛无灵	113
• 剪网	118
 抗战 爱国心	 121
• 劳者自歌	121
• 还我缘缘堂	124
• 中国就像棵大树	128
• 宜山遇炸记	132
• 辞缘缘堂	139
• 防空洞中所闻	163
• 狂欢之夜	167
 阅世随感	 170
• 天的文学	170
• 晨梦	172

3
目 录

• 秋	175
• 春	179
• 杨柳	183
• 惜春	187
• 初冬浴日漫感	193
• 二重生活	196
• 生机	200
• 家	204
• 蟹	210
• 口中剿匪记	216
• 访梅兰芳	219
• 再访梅兰芳	224
• 吃酒	229
 云游 写生	 233
• 半篇莫干山游记	233
• 钱江看潮记	242
• 杭州写生	246
• 庐山游记之三	249
• 扬州梦	254
• 黄山松	260
• 上天都	263
• 不肯去观音院	268

4
目 录

漫文 治学	272
• 我的学画	272
• 学画回忆	277
• 谈自己的画	285
• 漫画的意义	295
• 我的书:《芥子园画谱》	298
• 画友	303
• 漫画创作二十年	307
• 作画好比写文章	312
• 我的苦学经验	314

社会 童心

我家三岁的瞻瞻的心^①

我似乎看见，人的心都有包皮。这包皮的质料与重数，依各人而不同。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单层的纱布包的，略略遮蔽一点，然真而赤的心的玲珑的姿态，隐约可见。有的人的心用纸包，骤见虽看不到，细细搯^②起来也可以摸得出。且有时纸要破，露出绯红的一点来。有的人的心用铁皮包，甚至用到八重九重。那是无论如何摸不出，不会破，而真的心的姿态无论如何不会显露了。

我家的三岁的瞻瞻的心，连一层纱布都不包，我看见常是赤裸裸而鲜红的。

丙寅〔1926〕年十二月初十日。

① 本篇曾载1927年2月《一般》杂志第2卷第2号。原题为《〈随感五则〉之三》。

② 搯，疑为“柯”，“柯”为浙江方言，意即抓，捕捉。

给我的孩子们^①

我的孩子们！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，每天不止一次！我想委曲地说出来，使你们自己晓得。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。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！

瞻瞻！你尤其可佩服。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。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。小小的失意，像花生米翻落地了，自己嚼了舌头了，小猫不肯吃糕了，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，昏去一两分钟。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，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，喂他；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，你的号哭的悲哀，比大人们的破产，失恋，broken heart〔心碎〕，丧考妣，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。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，麻雀牌堆成的火车，汽车，你何等认真地看待，挺直了嗓子叫“汪——”，“咕咕咕……”，来代替汽笛。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，说到“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，宝姐姐坐在篮里吊了上去，瞻瞻在下面看”的时候，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，说“瞻瞻要上去，宝姐姐在下面看！”甚至哭到漫姑^②面前去求审判。我每次剃了头，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，好几时不要我抱。最是今年

① 本篇曾载 1926 年 12 月 26 日《文学周报》第 4 卷第 6 期。

② 漫姑，即作者的三姐丰满。

夏天，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，当作黄鼠狼的时候，你何等伤心，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，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，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，看看，哭哭，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。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，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，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，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，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。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，自然，与热情！大人间的所谓“沉默”、“含蓄”、“深刻”的美德，比起你来，全是不自然的，病的，伪的！

你们每天做火车，做汽车，办酒，请菩萨，堆六面画，唱歌，全是自动的，创造创作的生活。大人們的呼号“归自然！”“生活的艺术化！”“劳动的艺术化！”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！依样画几笔画，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，创作家，对你们更要愧死！

你们的创作力，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；瞻瞻！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，却常常要搬动它，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；你又要将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，要皮球停在壁上，要拉住火车的尾巴，要月亮出来，要天停止下雨。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，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小弱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、表现欲的驱使，因而遭逢失败。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，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，所以你的遭逢失败，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，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，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，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，所以愤愤地哭了，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！

你们一定想：终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，终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，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！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，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，摧